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五

莊公桓公世子同也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閔公莊公子史記名開世本名啟方毋叔姜哀姜之娣也以惠王十六年即位凡閔之諡古書多作湣案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春秋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謂公羊穀梁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謂左傳卷數不與經篇數同公羊穀梁傳卷數皆與經卷數同也何休說公羊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十二公爲十一卷也公羊音義於僖十六年云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概分之爾穀梁音義於莊十九年云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與閔公同卷唐石經公羊及鄂州本僖公第五其下注曰卷四以至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凡此皆何范本十一卷之證也三家之經各有所受閔不別卷者蓋因文稀簡少附合前篇後易緣彔亦遂仍之而何休以爲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引傳三年稱子云云不可通於穀梁之義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

之爲正何也據君不絕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補曰君無不行即位之禮者行其禮而不書見嗣子之不忍葉夢得曰即位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孔廣森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春秋所意

三月夫人孫于齊桓公夫人文姜也補曰何休曰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撰異曰孫本亦作遜後同左氏公羊皆同段玉裁曰孫作遜者俗也或將左氏音義孫遜互易者謬孫之爲言猶孫也孫孫遁而去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孫遁之孫義近子孫之孫也爾雅子之子爲孫郭僕曰孫猶後也後謂退在後生也此與蒙者蒙也敬者敬也處處也已巳也相似後來又製遜字爾雅曰遜遁也孫炎曰遁逃去也易序卦傳曰遜者退也明亦若退在後生矣諱奔也補曰內諱公夫人奔謂之孫公羊亦同辭者經例因史例也左傳載广竊對衛出公曰昔成公孫于陳獻公孫于齊今君再在孫明臣子之辭如是奔急辭孫緩辭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昔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補曰接與際同淺猶吉會也練者十三月之祭此曰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

即小祥也注言以人道錄之非傳意王念孫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仲尼燕居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篇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又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中庸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表記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謂施以人恩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曰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休注曰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古書仁與人二字多通用義通故字亦通也文烝案王說是也二句明所以特書孫齊義也公羊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賈逵服虔說左氏曰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孔廣森以爲莊公念母將迎而復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前此孫文無所施文烝案他孫及凡孫皆去而不反之辭此孫亦獨異

不言氏姓貶之也

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補曰此氏姓與隱九年異男子有姓有氏女子姓而已姓即氏氏即姓僖八年傳曰言夫人

必以其氏姓婦人以姓為重且變於君之直言公也注云云者與左氏賈服說略同賈服以為殺子罪輕故孫不去姜氏賈又以說喪至但去姜之義孔廣森曰夫人姜氏孫于邾是內絕之之辭絕之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

補曰此下申貶義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制謂限制令者號令下所云以言而在天亦若諄諄然者也人為父毋所生其中有天焉下三年傳日三合然後生是也道者天人之際可言可行之名也自天之人則曰自誠明謂之性自人達天則日自明誠謂之教性始之教終之道在其中矣堯舜性之自誠明也誠者天之道也湯武身之自明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思誠也身之者反之謂反身而誠也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善者所性而有也誠言乎自成也道言乎自道也皆大名也若道與德對文則道者若大路也德者得善於身也其綱親親仁也尊賢義也其殺其等禮所生也其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皆道也所以行之者知也仁也男也皆德也言乎心之皆有則曰仁也義也禮也知也言乎心所同然則日理也義也此夫于子思孟于之精言而傳之所指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謂之致其發端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仲舒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諸文語意皆與傳同而陸生似卽本傳義但陸以受命之後能順爲道傳言受則已兼有順義與下以言受命一例天者自始生而然也天命之謂性也受命者終身之所受也率性之謂道也案下傳三合然後生詩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諸生字皆謂始生而左傳論語二生字又爲生存生活之生與始生之生相因爲義可知此傳二句之說矣○性之爲字从心从生是由始生得名故曰生之謂性曰性者生之質曰與生俱生是其訓詁然也經傳性字有二解如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直訓生也父子之道天性則性情之性也左傳民樂其性亦生也協於天地之性性情之性也夫傳言人之於天以道受命而皋陶曰天敍有典天秩有禮逸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尹吉甫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此而觀之性善明矣然而孟子言性善乃爲發前聖所未發者可欲之謂善無惡之

掊从手即掊字土引之訛

謂善孟子以爲人性但有善無有不善且人人所同此性字眞切究竟之義其原出於中庸之言識而自詩書以來皆引而不發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問者也論語言性之文唯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其辭最渾而其理最密得其言不得其意未有不以爲善惡混者又未有不以爲三品者非孟子固不能辯之矣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學者多失其旨於是有子賤漆彫開世碩公孫尼之說有樂記之說有告子四章之說有公都子所稱告子曰及兩或曰之說大率或言靜或言動皆有似乎相近之言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則又似乎上下不移之言今取孟子之書詳考而深釋之人與聖人皆同類而相似即口目耳鼻四肢之形色其血氣心知之中而仁義禮智具焉斯則謂之爲天性性不可知於情知之情不必專善而以其皆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所謂故以利爲本者故知其皆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所性皆善雖曰皆善而非堯舜之至誠不可言性之雖非性之而皆可反身以思誠即皆可以爲堯舜惟不思不求而不能盡其才陷溺焉掊亾焉則其本相近者倍蓰相遠而至於無算斯夫子所謂下愚矣下愚從習而來至此則亦不移相遠之實以下愚爲極相近之名從上知而生此則孟子未嘗引論語而實密合論語之意廣大精微明白

淮南子亦云四子說樂記說告子五說皆即是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歸雖所謂習惡性也韓子所謂中品也

洞達言天人性道者必至此而其說乃盡支烝讀孟子積久乃悟之章句既多用特槩括爲聖人與我同類同類者相似二語最分曉以聖人之與人相似即知人之與上知相近也相似即是相近而於所謂好惡與人相近所謂遠傍說不遠者近遠之文雖同其意異也七篇言性最先處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堯舜者善之極性之準以是知論語兩相字必指上知也一章再出子曰哲始者於人善人不見之例也四德有智即上知之知明性中有知無愚而下愚自由於習故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也趙岐解倍徙無算云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彼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此注是也趙又解湯武反之云反之於身明反非反性之謂管子言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莊子言反性復初彼皆道家之學異乎孟子所論也宓子漆彫子世子公孫尼子之書見漢志而王充論衡稱之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因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告言性有善有惡此即公都子所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也樂記亦公孫尼所作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其言靜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言動

儒非爲學　什原門者　默

卽告子杞柳湍水食色及以生謂性之說亦卽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也至於仁義禮智信五性爲五行物象之說好惡喜怒哀樂六情生於六氣之說又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之說與夫性爲陽氣情爲陰氣陽氣有仁陰氣有欲之說又有性不發爲陰情形外爲陽之說性其情情其性之說此等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人言凡有血氣莫不知愛其類亦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言孩提之童知愛其親亦曰兒善訟言人義人利又言人患言道心之微兼言人心之危此等言情言心亦於孟子無妨詩書所稱不虞天性俾爾彌爾性並不主於論性其曰節性者則以好惡喜怒哀樂之無節於內者言之而不害其爲本自有節也孟子又言忍性亦節性之意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學者亦務究性善大旨而已荀卿後出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惡一篇與孟子爲難而以性與僞對言則亦明知性之爲誠漢儒言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保定人甚固其餘言五性者甚衆而後來輒古文書者言恆性說夾之訓則直曰性善者也其實於孟子之言終未能篤信而發明之故董仲舒者書言性未可謂善其後揚雄荀悅及王充本性唐韓子性原皇甫湜之論杜牧之辯皆不宗孟子者也李翺

蠱人或截謂不言復性稱清名理因字流弊嗣肆認詐

郎君解樂紀天理亦云理猶性也必如朱了云在心喫做性在將喫依理方稱分明

張程朱言性皆周子太極之學也太極之學實從易大傳三句來

宗孟而始爲滅情復性之說性不可言復且離情無以求性矣宋周子善談名理倘程子因以有理與氣之說張子亦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朱子皆取以說孟子夫天生萬物莫不有性故水性下山性生羽性輕爭性消玉性堅大性守牛性順馬性健而人性則善善謂之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之心有所同然者謂之理義今日性即理也不及在我在物之別則語未足矣人有性而情以見之才以充之形色以載之或謂之天性或謂之血氣心知之性各便文以爲言今必兼論性與氣而分論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則辭又費矣且諸大儒之發明性善與論語三言終不合一則後人安得無擬識周子以來皆引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道爻善而後及性與中庸孟子所指各殊其言道即論語之天道大藏禮本命言分於道謂之命者也今不復繫爻焉

於人也以言受命

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稱曰言謂教令也生民之初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帝王之教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是故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三綱之道本諸性而垂諸教者也以道受命以言受命其實一也言或有不當受者若傳論書世子則亦以

道爲斷也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若順補曰爾雅文也惠士奇曰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案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亦謂魯當絕之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補曰臣謂時史子謂莊公史承公意錄母之變存以人恩宜大所以受命於天人者不可不貶夫人此君子所以示義蓋舊有姜氏文而能之君子亦史臣也子則亦容時君或言臣得連言子耳自人之於天也以下董仲舒繁露亦有其文董未必用穀梁蓋古書成文也未一句當非成文或董所本無矣葉夢得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教者施之後世曰夫人矣不可謂之奔故言孫法者行之其人夫人之罪不可容於魯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撰異曰逆左氏作送左以經諸單伯皆爲天子之大夫案傳有魯大夫費序父亦稱費伯與單伯相似又史記魯邑有單父明單伯實魯大夫矣孔廣森曰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遍也案此即張洽俞皋說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單姓也伯字諸侯歲貢士

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補曰注言歲貢士者射義言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故范云爾但據鄭君注以歲獻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以貢士爲三歲而貢士則范非也何休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注與伏生書大傳同射義注悉依爲說范言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亦非也大夫稱名氏者皆其君所命君不命則名而不氏此乃傳之明文范說不亦謬乎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君疑記文誤脫以爲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單伯後不卒何休無說當與柔弱皆同

其不言如何也

據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言如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躬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補曰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

爲婚注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衰麻接弁冕亦是義不可受下傳乃備言之君躬各本誤作躬君今依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趙汸集傳乙正王引之曰注以魯桓釋君親釋躬傳文誤倒未考宋元人所見本也音義曰弒又作殺注同案段字是今注未誤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文曰館客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略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築禮也**補曰於禮宜築館也築館與築邑築臺築圍亦同但無虞之之事爲異苟不爲其築于外則史不記而經無文成十八年傳所謂築不志也何休曰穡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說文曰築擣也**于外非禮也**外城外也補曰於禮不當築館城外**築之爲禮何也**補曰據諸侯宮非一宜不須改築館**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侯迎者故任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補曰朝者治朝治朝之外門郎雖門也雖門曰公門言必自公門出者所以起下二句注末二句宜刪去**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補曰公羊

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何休曰公子女公子也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文烝案節者制斷也傳意假當築廟下寢上**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補曰俞樾曰當作爲變之正爲字變之字誤倒**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補曰謂非可於廟中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有桓之喪補曰喪服經曰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男子衰與裳殊此言衰則該裳矣麻謂首要經也斬疏齊大小功布緦五服皆曰衰其經皆麻言衰麻猶言衰經此以配衰而足其文非指衰之布爲麻也弁冕皆枲迎之服大夫以上服冕此兼言弁亦以足句又弁是大名故疏曰弁冕者連言之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故傳亦道言之也趙匡曰言築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故君子實端本也孫復亦云

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補曰齊侯與魯不可相爲禮不復讎則怨不釋卽四年傳之義也疏曰舊解齊侯親逆不至京師文王親逆不至于洽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

不至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爲造舟爲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姒家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共錫命相連恐日月爲錫命錄日故明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錫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比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議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議一事無再貶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毋之葬誠失禮矣孰若使之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不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補曰此依杜預以榮爲氏文五年注以榮爲采地文元年叔服注云未受采邑故不稱氏氏卽采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

叔亦得為中大夫也書序有榮伯爾雅曰錫賜也九錫之文未何休注何休又曰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范謂以功德為多少與何異也韓詩外傳春秋緯禮緯皆言九錫書大傳則言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是三錫也但春秋錫命及左傳諸所執假皆未可援三錫九錫為說惟齊桓晉文錫命為侯伯略相近焉王不稱天范駁何休甚善然非舊史有詳略也春秋書錫命三桓書王文書天王成書天子其義一也其義一而或稱王或稱天子者成八年傳云見一稱也但傳惟以見一稱釋天子而不釋王者天子終春秋祇一見而王則本配諡之稱其為見一稱易明無待釋也夫同此錫命一事而其文三變焉所以得為見一稱耳至於榮叔歸含召伯會葬昔在文公逆祀後則是傳所謂文無天者因魯起義非闕王身而先儒亦莫能悟深可喟矣大氐王不稱天決無貶王之義春秋言王言天王言天子言王后言公言夫人皆稱名之最尊者雖有貶時不貶於其尊稱之名也此事蒙上月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賞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僖之是來受命補曰鄭君注曰僖

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生服之死行之禮也

補曰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曰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孔廣森引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大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補曰周禮大史賜謚無追錫命之禮何休曰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疏曰書錫命者三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言之文烝案杜預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卽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卽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

王姬歸于齊

補曰齊侯來逆而姬歸也何休曰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

爲之中者歸之也

補曰明與紀季姜略同與齊桓夫人異重發傳者彼爲媒此爲主也讀同彼傳丁濬曰中當作主疏云彼王姬非魯主昏文二年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爲主

齊師遷紀郱鄑郚 補曰爾雅曰遷徙也蒼頡篇曰徙移也○撰異曰紀下或有于字傳所明記而先儒失之今以夏小正傳例推知之

紀國也郱鄑郚國也 此國以三言爲名

或曰遷紀于郱鄑郚 十年宋人遷宿傳曰遷亾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矣齊師遷紀四年復書紀侯大去其國者紀侯賢不與齊師之亾紀故變文以見義郱鄑郚之君無紀侯之賢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遷紀于郱鄑郚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書地當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之說當所未詳補曰柔傳有誤字當云郱鄑郚邑也或後人妄改之紀之爲國前已屢見傳先言紀國也者以起下郱鄑郚之爲紀邑也四年紀侯始去國此時安得遷紀國都豈有國遷而君猶在國者乎公羊以爲外取邑以爲自是始滅杜預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又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騶邑三百應劭說卽此郱也不曰齊師伐紀取郱鄑郚者實是遷徙其民且遷是亾辭欲以著亾紀之漸也邑得言遷又繫紀皆變文也傳言紀是國都之大名郱鄑郚乃共三邑明與他例不同也又稱或說者謂經文異本多一于字猶夏小正傳說初歲祭耒云或曰祭韭也說庇從云或曰人從皆記別家經之異與此正同矣此有于字者謂遷紀都之民於其三邑文異則義異也

衍從二字依孔氏說

諸稱或曰其一曰者文同而義異也皆示傳疑兼存之師說如是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名字仲父補曰杜預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案慶父謚曰共仲也慶父所弒乃莊之子故不如翬豫貶且翬弒別無見文慶父弒當文自見

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 補曰據凡言伐國侵國者皆其四竟之內不必追近國都雖伐於餘丘當言伐邾李廉曰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欲以起問者察事情也

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 補曰既貴且重乃敵一邑病也明特變國言邑以顯斯義

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 補曰大夫之事皆公命

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邾君在此邑故不繫于邾使若國補曰疏曰一曰之說亦解稱伐之意言爲君在重之使若國然故邑亦稱伐文烝案此亦解變國言邑之意注本公羊失之疏亦未了

秋七月齊王姬卒補曰何休曰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恩實輕於內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補曰此亦瀆爲之主者絕句我爲之主者則書卒以卒之經仍史之傳也主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傳纂例及十行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注引禮記檀弓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文姜初如莒不月則此亦當不月○撰異曰禚公羊作郜玉篇禾部引作禚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何休以爲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也此通說諸婦人踰竟事

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補曰會或在竟內或在竟外君大夫之事非婦人事也此說本經亦通說下二會及聲姜二會并包杞伯姬

饗甚矣饗在四年補曰饗者兩君之事亦非婦人事飲食宴樂其情彌親尤亂男女之別故非正尤甚也此指說四年事

乙酉宋公馮卒補曰疏曰馮是穆公長子與夷既弒則馮當正故書日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徐邈曰傳例曰往月危往也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與師而魯與同其理危也補曰徐意危往之例亦通於大夫徐是也傳言會仇讐解溺本溺直稱名之義徐以危往又別取一義○撰異曰師各本誤作侯今依唐石經改正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

補曰左氏公羊皆所未聞

其不稱公子何也

據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當云據凡公子無不氏者

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補曰貶溺亦所以譏公也溺後不卒者何休以爲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文烝案溺卒在莊世容有其理要亦其卒時實無恩禮史所不書公子張之子哀伯達其卒在莊世不書亦其比也桓莊五十年中自末年公子牙外無卒大夫者羣卒當是君子所削其餘如柔溺單伯達之類當皆是二君不加恩禮而史不錄卒也牙之卒左傳稱立叔孫氏則明其有恩禮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五月而葬非緩非速而有故傳未有明文

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若賁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傳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禮曰此引舊傳文公羊又同而注倘疑之又引改卜牛亦不倫矣前者桓王之葬不同書下所謂天子志不志崩不志葬也猶平王之葬亦不書也今此改葬故特志之疏矣引感精符以王申范非也依左傳葬有闕則改葬鄭君喪服記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總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猶晦囊夷伯之廟因明天子諸侯之制不謂夷伯非尊之大夫也廟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彌況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補曰爾語注曰緬猶遂也喪服記曰改葬緦韓子說喪服及此傳曰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妻為夫如子其他皆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韓從江說以范為非案鄭君喪服記注服緦者臣也子也妻也韓說是也喪服傳說緦之制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江云易服而葬者疏引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君注云接神之

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又喪服記注曰總三月而除之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

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補曰卻者說文玉篇云節卻也廣韻云節也退也此卻尸蓋取退義謂卻退其下柩之期尸即是柩也對文則異散則通也左傳曰緩也是同或說傳姑載之本不可從張大亨據之遂以七年聞嘗書王命駿未葬不稱使之說

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爲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

補曰不志葬謂平桓惠定靈五王非魯不會葬蓋舊史皆有之矣君子以爲魯史非周史比改立不志葬之例取義於必其時明其不疑於不葬也文遴注引劉兆注曰舉盡也其義文九年作其道義道一也不志葬爲必其時公羊亦同獨五王不志葬者說具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下

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補曰志葬謂襄匡簡景四王此改葬桓王亦是也志葬者月甚則日

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

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補曰曰者目經意也不志崩謂莊僖頃三王也周有赴告於魯爲近地則千里處則文昭理必赴崩史不失志今經不志明史本無

迹而失之知其不赴迹而不赴是失天下君子將使人考其事知其義也汁言不踰何甚言其迷耳以平王僃王之崩觀之當言不踰二句左傳例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方苞存程子諸儒說曰抑於此見經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爲天王之崩雖易世以後可考而知而舊史所無者不敢益也其文則史而義即於是乎取焉此其較著者也文燕案自天子志崩以下總論周諸王崩葬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徐邈曰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然則得所謂天蓋名其沖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補曰陰謂母陽謂父注似未了其解天字則是也人之生受形於母得氣於父稟靈於天皆合爲而後爲人楚辭天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卿子曰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體氣神即陰陽天歟注萬物二何老子交

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

補曰凡爲母之子者皆天之子也不言父之子者省句以使文從可知

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

王者尊故稱天子衆人卑故稱母子

補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鄭君曰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案此段與傳義相表裏夫禰也祖也大祖也始祖也祭祀之鬼神吾心之鬼神也故祭祀之天吾之天也吾之天者三合是也此爲道之本教之至說文曰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是乃漢儒聖人無父之妄說不足據也董仲舒繁露亦有獨陰以下數語蓋是古書成文破無獨天句中二句作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假是而非當而轉爲安改

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補曰史記正義引逸周書謚法仁義所往曰王謂身有仁義爲衆所歸往也王往同聲爲訓呂氏春秋曰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適亦往也自獨陰以下又論稱天子稱王之義推此知天王者合二稱爲稱也何休解大王義以爲時異楚王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春秋不正者因以爲是非劉敞孔廣森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皆非傳意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紀侯弟補曰杜預用公羊文也○撰異曰酅左氏本文作攜

酅紀

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鄰事齊也

雍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幷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鄰事齊庶冗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補曰雍注皆非也以鄰事齊者左傳云紀於是乎始判公羊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杜頗以爲只邑入齊爲附庸是也此通解以鄰入于齊五字義與經句不出以鄰二字者省文也傳但言以鄰事齊其文簡略而左氏賈逵說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賈明於穀梁此數語必穀梁家義也書以者從郛庶其衛孫林父等文之例庶其之等傳多云以者不以者也明此亦同義舉後可以包前也黑肱以濫來奔傳云來奔內不言叛明以邑出奔他國者皆當舉叛爲重故孫林父以賊出奔晉但書叛不書出奔是其例也此之以鄰入于齊亦是叛而出奔不舉叛爲重者或當以凡出奔不重於叛故以叛爲重而此之入于齊爲附庸事不止於出奔又重於叛故不言出奔而言入不得以叛爲重也左氏劉歆賈逵說以爲紀季以鄰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鄰此說非也紀季稱字者從許叔蔡季之例傳言許叔許之貴者蔡季蔡之貴者明此亦以貴舉可知也不言紀侯之弟某者啖趙以爲兄無惡傳解衛侯之兄輒云目衛侯衛侯累也則啖趙是也傳與左傳皆無賢紀季之義惟

公羊以稱字爲賢之杜預遂據以改左氏舊注范甯因以注穀梁後儒相沿爲說誤矣公羊言賢其服罪服罪之說從齊襄復讐而起本不可通於穀梁左氏且公羊但以稱之爲賢未嘗謂其非叛故何休注猶以叛爲言杜范等并失公羊本意雖孫復杜諤言其惡黃仲炎言其爲仍全之計家鉉翁謂貶而非褒程端學以爲季有罪不可以訓蓋有合穀梁左氏之舊義

入者內弗受也

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補曰注非也此又言書入之義與凡入同例也齊受叛人之邑非義所當受故爲不可受之辭言齊不可受則紀季之罪益著雖不言叛叛可知也疏曰此齊不可受嫌遂例故重發之案疏語亦無發明也

冬公次于郎

補曰何休曰次例時○撰異曰郎左氏作滑王夫之曰宜以郎爲正

次止也

補曰何休曰次者兵舍止之名左傳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畏齊補曰不能救是畏也公羊同次成諱恥此直文者蓋刺其畏讐不致者蓋舊史無之竟內兵不告廟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以非禮

尤甚故譏而月之凡會書月著時事有危雖於公發例亦無所不闕飢巳魯地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訓食者渾言之饗有於食與燕如石僎鄭侯享楚文王齊侯享終定公之舊定也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旨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者文從可知例○撰異曰饗本又作享重在氏作享案在傳中凡饗禮食禮之饗皆用祭享享獻字於六書爲假借猶曲禮月令禮器等篇假饗食字爲祭享也故享享閔與祭獻義相因毛詩儀禮今文尙書等用饗者亦當爲假借二字相亂故記之

饗甚矣補曰覆記上傳專謂夫人也

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補曰饗齊侯謂春秋之文言饗以饗之言饗又所以病齊侯病其爲鄭閔夫人加以甚非正之事也女失旣甚男惡安辭淫妹之事隱然可見故病之也文姜與齊襄淫亂於饗於諸會於如齊師皆有焉春秋書會但與會卞之嫡一例書如齊師亦與他書加不殊惟此書饗雖亦記事之直文而狐之綏綏魚之遺遺姤不可掩夫兩若用饗從無書者而獨書夫人饗其爲甚且病不巳明乎

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廢論所逆者內女卒例日伯姬失閔略之故月也補曰注首句杜預語不日者三十年傳以爲爲紀亡略之時紀未亡卒而卽亡痛未葬當以亡論

外夫人不卒此其

言卒何也補曰外夫人通言諸外夫人也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禮諸侯絕旁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補曰變者既服其喪則與常日異禮故言變與宣八年傳變字同義注言變不服之例非傳之變字也此發已嫁女書卒通例注言適大夫不卒疏謂莒慶齊高因並逆叔姬無卒文是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傳例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鄭伯者突也孫覺胡安國高閌陳傅良胡寧程公說張洽趙鵬飛呂大圭皆云

紀侯大去其國補曰去違也離也言其亦緩辭不月者小國奔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補曰葉夢得曰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其國曰大去其國文烝案左氏襄十四年傳記晉伐秦事曰乃命大還汪克寬引為證并引婦人大歸此滅而奔也謂之大去有奔事無奔文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補曰謂元年既失郱鄑郚而三邑之民猶有從者至

此乃介國都之民并其餘邑民皆從君避難而去**紀侯**故曰四年而後舉明以紀侯得民不欲言弃也

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不日滅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強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己非齊所得滅也何休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抑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變滅言大去為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罪者自多矣補疏曰言春秋有因事見義者不得不為舍此以滅人為罪也若曰晉人執庚公梁巳之類是也文烝案前文足起齊滅既如鄭言下文又明稱齊侯則此文本當言齊侯滅紀亦無嫌不明故可不言滅也又去者弃之異文若言滅又言弃如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則紀侯為不能死社稷而其賢隱矣故春秋不罪紀侯者以其賢也言大去不疑為罪文者由於不言滅也經之舊精傳之說經密鄭君言齊師遷紀不遷郱鄑郚亦不知彼傳

誤字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補曰上既不言齊侯滅紀又不出齊師齊人故稱齊侯葬以著之異於陳哀公俞皋曰見齊侯之滅紀也胡安國曰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君子惡似而非者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 補曰疏曰此外夫人卽謂吾女吾女爲外夫人者惟當書卒不合稱葬文孫案諸外夫人及內女爲外夫人者魯多會葬史於內女志卒亦必志葬至君子並削之則其存而不削者別有義矣

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補曰注二語本後三十年葬叔姬傳文但彼傳是總發伯姬叔姬卒葬四文之義就日不日言之此傳則直論伯姬書葬之義以包叔姬與彼傳義各別也隱伯姬叔姬之失國猶隱宋共姬之卒災皆於其書葬見之至於閔紀之亡不日卒而日葬義由紀起不專在二姬之身自不可與宋共姬類論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郜齊地補曰非也卽取諸宋者○撰異曰郜左氏作禚

齊人者

齊侯也補曰公親出與狩明是齊君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內無貶公之道補曰卑之猶言貶之貶齊侯正以貶公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補曰能復讎則善矣既不能復則怨不可釋待見齊侯則殺之故必無相見之理刺釋怨也補曰刺其釋怨相見故為卑公之文也公羊釋齊人之文曰諱與讐狩曰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公羊之言譏卽傳所謂卑刺公羊言諱而傳不言者言卑刺則諱可知明經以卑刺為義也若不以卑刺為義直以諱為義則當不言公而直言及齊侯今言公及齊人則明以諱見譏諱者其文而卑刺者其義故但言諱則無以知其為卑刺但言卑刺則諱可知也不致者蓋亦舊史無之凡狩不告廟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補曰孔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竊理紀地有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師而曰如衆也言師衆大如國故可以言

如若言如齊侯則不可補曰此為凡書如師如會者發例注末二句可明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師與國與也孔廣森曰戎事不邇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文烝案如齊師之為非禮當與會同篇皆不若鬱之甚謝湜等說未是

秋郳黎來來朝

○撰異曰郳公羊作倪段玉裁曰公羊蓋作兒五兮反十五年可證黎左氏作犂

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黎來名也補曰未爵命於周也左傳亦曰未王命杜預曰附庸國重發傳者前稱字此稱名前是盟此是朝嫌有異也注本左氏公羊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朔補曰左傳文

是齊侯宋公也

補曰公與共伐致來王人之救足見齊宋君親來不言陳侯蔡侯者省文

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補曰人之猶言此之卑之

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王不欲立朔也補曰案上釋言公及齊人刺釋怨而卑之卑其相見而譏使若不相見也卑之之義即寓於諱之之文則此經人公當亦同上諱不沒公直言及齊侯此諱亦不沒公直言會齊侯其諱亦正

相等但上經卑公專以釋怨相見起義卑之卽是諱之此經人公則不專是齊讐之故乃以遂王命起義會郞無齊齊郞非讐亦當人公不專爲諱也春秋包含萬理而其義之重且急者乃經之本旨陳傅良趙汸說此伐衛及後圖郞以爲公與仇人接春秋終諱之萬斯大謂使若終不相見者其論固是而此經本義猶未得也圖郞不言公亦爲諱此經則不專爲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徐邈曰諸侯不奉王命朔遂得篡王威屈辱有危故月也救衛於義善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危補曰疏曰日月之例見危者惟施於內今施之於外者范答薄氏云王者安危天下所繫故亦與內同也文烝案何休曰救例時此經例也史例皆月○撰異曰三月各本誤作二月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張治集註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改正左氏作正月

王人卑者也補曰何休以爲下士稱人杜預釋例同稱名貴之也何休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衛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

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補曰案何休注意矣仍是名與廢疾異史記自序曰春秋褒周室諸有尊貴文者皆褒也陸淳曰天子無上無以褒之故褒子矣則王美可見也孫覺曰春秋之義天王無褒非無善也其善者衆不可以一善褒也天王無貶非無惡也天王之位非為惡者居之雖有惡不加貶焉故善天王之救衛而書子矣之字貶王師之敗績而以自敗為文蓋曰天王無褒又其善不可掩也則褒其臣天王無貶又其惡不可諱也則書王師之自敗所以推尊而責備之也

善救衛也

補曰疏曰計王者有伐無救而云善者朔叛逆王命天子廢之立其嗣子而遣師往救有存諸侯之功故曰善不可以大平之法格之文烝案疏說固通但據周禮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則大平亦有救法書救卽為善與上稱名貴之各一義羅喻義曰春秋筆法空處最奇隱之薨不地不葬知有亂者桓之薨前書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知有淫者衛朔之入書王人救衛知有天子所立之公子黔牟

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補曰此句通謂凡救凡救皆善非善則沒其救文如襄十一年秦人伐晉以救鄭彼時晉伐鄭為近正秦救鄭無善春秋不言救故言救者必善卽如伐者之非正矣胡安國得其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據九年伐齊納糾言納補曰問上經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補曰公羊曰辟王也與此同爲入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君入通例故重擧之朔嘗爲君不言復入者方欲絕之若其本未有國劉敞曰不與復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補曰何休曰絕者國當絕徐彥曰絕有二種一是絕滅其國一是絕去其身朔之名惡也補曰與出同義朔入逆則出順矣補曰疏曰順者比之入國爲順仍是惡也一解此當文自相比入爲逆則出當爲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補曰公羊解出名曰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解入名曰絕曷爲絕之犯命也

秋公至自伐衛補曰上冬伐此秋至歷四時之久甚於伐楚之屬不月者此在不致之時例致之已足見危不須月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據襄九年時有穆姜之喪會諸侯伐鄭不致補曰注用公羊何休說與襄九年本傳顯戾當云據侵宋及伐邾取須句之屬皆不致不致則無用

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補曰不致則知其爲惡事矣而云不致無用見者此之惡事謂公與王人戰也戰在伐後不致則見伐不見戰張自超所云似王人來救而諸侯之師已散衛朔自入于衛是也故下有分惡殺惡文而先以此文見惡之成乃是特變常例轉存史文也僖二十六年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亦得藉有危義而見惡之意爲多故言見惡也董仲舒曰春秋親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若此類不言則不見是之謂大明葉夢得譏此傳非也

螟

補曰自此後無書螟者高閌曰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螟之爲災較螽爲輕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人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

冬齊人來歸衛寶補曰何休曰寶者玉物之凡名說文曰寶珍也○撰異曰左氏作衛俘誤左傳亦曰寶孔穎達曰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文悉案說文孚从爪子古文作采从采采古文保保亦聲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若衛自歸實於齊適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我與王人戰罪差減補曰注全失之首猶主也下齊齊爲我下也言惡言惡戰卽上之惡事經無戰文故言戰以明之也時齊率諸侯與王人戰共敗王師惡不可道衛侯以爲有功出寶賂齊齊又讓魯齊所以讓魯者公羊稱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明魯尤多戰功故讓魯也衛賂齊而齊讓爭是受賂者魯也郜大鼎之賂以取爲文濟西田之賂以齊取爲文取者受賂之辭今不言取衛寶于齊與取郜大鼎于宋一例而以齊人來歸爲文則是以齊爲主但言齊讓賂不言我受賂而齊之惡戰彰故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齊人來歸衛寶與齊侯來獻戎捷同文則是經之立文又使若齊自爲我下而來我并不爲讓賂來而我之惡戰隱故又曰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此傳之旨若不以取鼎獻捷兩文觀之則不得其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補曰疏曰防是魯地故重發傳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夜中星隕如雨六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昔本或作宵左氏公羊作夜公羊一本無**恆星者經星也**經常也謂常列宿補

日公羊曰列星也疏曰周四月夏二月常列宿者南方七宿也孔穎達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云弧在與鬼南明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文烝案四方二十八宿稱經星故木火金水土五星稱緯星台之爲九星也又古書星辰連文者皆以緯星爲星經星爲辰謂之辰者以二十八舍日月所會也周禮大宗伯注疏有此說

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

補曰此以夕訓昔也廣雅曰昔夜也王念孫疏證曰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爲夜莊子音義昔夜也案昔之言夕也夕時亦謂之昔故夕昔古通用詩樂酒今夕楚辭注引作今昔是也周禮腊人注腊之言夕也依說文昔腊本一字

不見者可以見也

補曰大戴禮夏小正傳說參則伏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左傳曰夜明也

夜中星隕如雨

如而也星旣隕而復雨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補曰爾雅曰隕落也墜也夏小正傳曰隧也注解如雨非也下論之引鄭君者駁五經異義文見開元占經也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

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
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
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
趙汸曰公羊稱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
史舊文漢志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
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不及地尺而復即未
至地滅也古今星變固有如此者其所隕者星之光魄
故雖多而不見在地之形戴溪謂積氣消散所致蓋此
他異尤重許翰所謂王運終而霸統
起矣○撰異曰隕公羊作霣後同

其隕也如雨是夜

中與
星既隕而雨必晦瞑安知夜中乎補曰春秋之文
言如與言而異如雨之雨與不雨之雨異在傳言
與雨借劉歆杜預讀如爲而讀雨如今上發字范依之
皆非也劉儀問言夜雨不足記矣傳樂經下句以穉上
何而先設問辭杜謂引集義得之中者不須映故下言
其幾而發何如此穀梁子太史公文章之工柳宗元有
得焉往往在發
句處更端處

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
明賁錄也補
曰包全經

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
幾微也星既隕而雨中微
雖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
衍非億度而知補曰著焉爾唐石經
初刻作賁著焉爾注第二句當刪

何用見其中也
補
曰

謂史何所據

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失星變之始而錄其已隕之時檢錄漏刻以知夜中補曰時如公羊至乎日若時之時一日夜有十二時史記曆書謂之十二節曲禮曰信時日孔穎達亦謂四時及十二時也時者期也時加子曰夜中亦曰夜半依素問大官書吳越春秋及左傳昭五年杜預注寅曰平旦卯曰日出辰曰食時巳曰隅中午曰日中未曰日昳申曰晡時酉曰日入戌曰黃昏亥曰人定子曰夜半丑曰雞鳴范意謂史檢漏刻而錄之案周制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見周禮及毛詩傳周禮注曰以水沃漏夜則火覩刻數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又說漢法曰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孔穎達曰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刻而夜半也

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

補曰我者我魯又君子自我也知見也隕者見其為星而已莫明其為何星

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

言我見從上來接於下然後可言雨星今雖見在下故曰隕星補曰此亦設問徐注非也隕與雨皆自上下下之稱疑隕即是雨矣何以言隕又言如雨文意與則是故命則是大利皆同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

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

補曰此解如雨也在物言著在人言見傳互文錯言之著上見下謂上下一時並見著下不見上謂必至下乃見疏引徐邈以著上爲雲著上不可通也隕非雨說故言如雨公羊曰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覩乎公羊則傳義益明矣夫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者傳史之紀實也君子據其文改之曰星隕如雨春秋之正名也雨雪雨雹時刻不絕雨螽上下皆合舉首卽見衆目昭然雨星則異是故不直言雨而謂之隕如雨也言雨則必先言雨而後言其物言隕則其文各隨所施星隕與隕霜異霜楚謂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於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也星隕又與隕石異傳解隕石云隕而後石左氏說爲隕星杜預謂隕石者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之星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不見在地之驗也若然則隕者上於下之辭也先言星後言隕又有主於上之辭爲其言如雨宜也言星不言石又有不及地之辭焉不須更言不及地而復也舊史之意經悉該之惟尺者約計之辭非由實定故置而不論○公羊之不脩春秋王充解爲傳史記是也其解如雨謂雨從地上而下星亦

從天賞而復故曰如則未是也案雨從地上而下亦可通於著者上見下之說但讀雨爲上聲殊非傳意而以從地起者之復於地明從天隕者之復於天紆曲貿甚矣宋喫助以爲奔流者衆如雨之多引詩雨無正序語案隕與流異如雨自足見多若讀雨上聲而喻多詩辭有之非史筆也詩書禮易其文體辭例與春秋各異詩有韻諸經傳古書亦往往有韻春秋無韻他書文春秋質也

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大水無麥苗異於常故重發之

無麥苗補曰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麥苗同時也**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補曰魯於周禮屬青州當青州兗州之地青州穀宜稻麥兗州穀宜四種四種者黍稷稻麥也黍稷稻皆稱苗何休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何說是也此言麥苗謂二穀或二穀以上苗猶可復種是年不收者惟麥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謂之饑故冬無饑文凡諸水旱螟螽之等苟其害不至無二穀則但書水旱螟螽而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補曰疏曰

再發傳者者殺是齊邑也文孫案文姜三會皆其發傳明後洮陽穀穀卞之屬皆同義可知故不復發也文姜之孫齊不言姜氏既取義於臣子大受命會厭以下皆言姜氏但以非正非禮取義者前之辭嚴後之辭婉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之無良我以爲君之辭人則無善耳我國人猶以爲君兄之猶以爲國小君也此夫子之語顏淵所謂親賢之言也春秋因事因時而抑揚輕重其文游夏不能贊一辭卽文姜孫會諸文可見而穀梁之合經亦見矣○焦袁熹曰夫人饗齊侯如齊師及諸會齊侯先儒謂皆以國事出也夫人會既不能討齊復何憚於從而六七年閒二國之交日征[illegible]四鄰既從齊令亦無一旅之師涉魯竟者皆夫人之爲之也夫人從既沒論之曰文婦人無武事言文則美備非有非常之才智何以得此聲乎文孫案金履祥已有此說深合事情世衰道微邪說紛起故魯桓齊襄皆獲美謚而桓妻別作論焉然猶爲之肆大告者以其淫而害夫公議不可逭耳

莊閔補注五　終

大千五百七十一字
小字六千柒卅七字
閒注百四十七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六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補曰注用左氏賈逵注賈用穀梁家說也此次蓋公不在故言師不言公非諱也陳蔡稱人者略之爲衆辭也以者內爲志之文與桓二年同書者善之別於他之有畏者也次際非畏自明故不假加文別之月者爲下治兵日次止也補曰重發傳者此行俟文嫌異也俟待也補曰爾雅曰俟待也明非畏

甲午治兵補曰不地者于郎也承上文可知左傳曰治兵于廟非也日者時史善而志之又日之經仍之也○撰異曰治公羊作祠鄭君駁五經異義曰公羊字誤案謂聲之誤也出曰治兵習戰也補曰兵革將出治其事爾雅曰尚威武也孫炎曰幼賤在前貴勇力也旅衆也補曰爾雅曰反尊卑也孫炎曰尊老在前復常法入曰振旅習戰也振整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敵人不至補曰陳蔡不至則治兵有效又云兵事以嚴終者言君子之取

養如此也兵將出而治兵猶三年因田而大閱亦國之
常禮史以此治兵陳蔡不至最有功效故特志之而經
因以事嚴見義孫子曰將者智故曰善陳者不戰補曰
信仁勇嚴也劉晝謂之五德善猶
好也陳謂此之謂也補曰此嚴以善爲國者不師導之
軍陳行列終事之謂以德
齊之以禮江熙曰鄰國望善師者不陳師眾素嚴不須
我徵若親識何師之爲耀軍刑陳江熙
曰上兵伐謀譱陳者不戰單陳嚴整敵望善戰者不死
何乃至陳而異之莫敢戰
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善死者不亾民盡其命無奔背
熙曰辟實攻虛則不死散亾者也江熙曰
見危援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補曰江熙說愚有取焉
老子曰死而不亾者壽列子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
亾李軌法言注曰仁者之壽死而不亾名無窮也此郎
左傳叔孫穆子稱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死而不朽
也夫生死者吉因之極也釋名曰吉實也凶空也然則
死而不亾者以其空而猶實也論聖賢之心則有若無
實荇虛論鬼神之德則無如有虛如實一而二二而一
也菩老氏死而不亾之說實合儒術至言浴神不死則
取義[兄]遂求之過深由以道受命之說而過求之謂之
有物謂之無明由善死不亾之說而過求之謂之不死

謂之無生皆聖賢所弗論也此五句承上廣言之皆古
書成文漢書刑法志所稱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亾舜修百僚咨繇作士命以蠻
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也湯武
陳師誓衆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也齊桓南服彊楚
北伐山戎存亾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也楚昭
王國滅出亾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
走赴秦號哭請救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亾
也疏引傳說曰善爲國者不師謂古明王時導德齊禮
不起軍師而四海賓服則黃帝堯舜是也善師者不陳
若齊桓伐楚不設行陳而服罪也善陳者不戰郎此魯
能嚴整終事而陳蔡不至也善戰者不死若文王伐崇
因壘而崇自服也善死者不亾若伯舉之戰吳雖入楚
父老致死還復楚國也文烝案此皆各以意言其解亾
字又並爲亾國也鈔本北堂書鈔引逸周書大武曰武
有七制一曰敢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
七曰鬭善敢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陳善陳
不戰善戰不鬭善鬭不敗鹽鐵論曰善克者不戰善戰
者不師善師者不陳文
咎有異周書敢即征字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補曰降義在三十年傳○撰異曰兩郕字公羊並作

成其傳曰成者盛也

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郕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師之過也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稱曰言不使齊師加威明實齊師加威也左傳稱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葢齊不與魯共謀獨自以威力降郕魯爲齊弱郕又同姓不欲直言齊師降郕故婉其文使若郕自欲降于齊非齊以力降之也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猶元年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注未盡其旨公羊以爲諱滅同姓變盛言成又辟不言降吾師非也劉敞曰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改白爲黑曰己爲人告非聖人之文也文烝案鄣爲紀邑降郈爲取郕則國也若已滅不得但書降

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

補曰爾雅曰還復返也二字訓同辭異以事未畢事畢別之事畢者據其至於國其辭曰復呂大圭云反其故所之辭是也事未畢者據其至而未至其辭曰還呂大圭云自彼反此而來至國之辭是也襄十九年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加二字則意尤明矣凡訓詁相同字如還復獲得及暨弗不而乃奔孫刺殺之類春秋別白其辭無所假借葢訓詁之法同類相通制作之文正名不苟故鄭君

以論語正名爲正文字亦自有理也又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王引之據左傳文十八年注哀十六年注離騷注周密也親也合也又據說文大司馬注吳語注比密也親也合也以爲周比同訓而周以義比以利故辨別之王說卽朱子說最爲明確餘如和同驕泰之旨閒達戍萃之義聖有恆言執非春秋之數矣

遯也鄭已降[illegible]以未畢爲文者蓋辟滅同姓之國示不卒其事衛曰注既失未畢之義言滅又誤也遜者退也逃避也齊襄強暴魯畏之不敢伐其師故退避而去傳言此不言復言還爲至而未至之辭者以其退避不欲盡其辭與晉士匄略同也左傳上闕鄭實公自將陳傳良以爲莊之會齊皆譏故不言公交烝棠齊侯或不在而會譬伐親亦不可明言公然則師卽是公此言師還者當依趙汸以爲公至自圍鄭之變文也文十三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公亦言還故言還不嫌非公也傳不說諱公言師者以師之還春秋無一書今特書之明公在矣惟以還義未明故發傳以明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補曰下年傳曰公孫無知**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補曰重發傳者諸兒罪重嫌義異故

重發以明與祝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月與不月地與不地之異故重發之劉敞疑無知非大夫不得解以大夫例王念孫曰大夫二字衍文涉上下文而衍也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呂大圭曰踰年而不以成君書之正其爲賊也正其爲賊者明以賊討之也不正其爲賊者明不以賊討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暨魯地○撰異曰暨左氏作旣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暨**公不及大夫**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補曰此及下二句文體與昭十三年傳取國者稱國以弒三句同也言今可以及者以齊無君之故明所以不沒公又不稱齊人也**大夫不名無君也**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補曰言齊大夫旣以無君不稱人則當以氏名見今不名者亦以齊無君故也無君不當稱名又不可稱字故直書大夫而公羊以爲諱與大夫盟使若衆然劉敞曰諱則沒公足矣文烝以爲爲人者衆辭使若衆當

稱人矣**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補曰不日又不月者益以齊無君異之**當齊無君制在公矣**補曰制制義制命之制**當可納而不納**補曰賈逵服虔以爲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此穀梁家相承說也**故惡內也**補曰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爲齊弱幸而營人嬖國亂奔大夫來迎制皆在我及是時而急納爲庶幾猶可雪恥計不出此而盟以要齊事機既失恥辱彌甚故不日以惡之也上言不日其盟渝此又言惡內者觀其不日則知齊之渝盟觀其渝盟則知此盟惡內在齊固無信而所惡在內也不致者會大夫也

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春秋於內公子爲大夫者乃記其奔子糾不爲大夫故不書其奔鄭忽既受命嗣位是以書其出然則重非嫡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略故許叔蔡季小白重耳過亦不書出補曰納上言伐者公羊以爲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案下有小白入則公不能納糾自明晉納捷舊言弗克納又無伐事公羊非也此實是伐故言伐傳曰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謂高假趙執之屬皆以即師當伐文君將則不得言師師故此言伐也公羊以不稱公子糾爲君前臣名范以不稱子糾爲

挈辭言挈辭是也孔穎達文十四年正義謂不言齊糾
者蒙伐齊文與挈辭說異未可用也不言納糾于齊者
孔氏以爲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此說是也凡
納皆爲襃此下有入文則不嫌是襃何休日不月者非
納襃辭孔廣森以爲納不皆爲襃納例皆時孔說亦近
是范言許叔蔡季之等訂叔蓋本無出事此等或書或
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臧孫紇公于懋觀之則內奔有
非卿而書者矣外奔書弟書公子亦不必皆卿也又有
宋萬爲卑者○撰異日左氏舊有二本或作納糾或作
納子糾唐定本始以有子字爲正徐彥陸德明所見左
氏亦有子字徐彥當是晉宋以後唐以前人或疑爲北
齊人也沈文何據傳鮑叔來言子糾親也謂齊人稱子
糾非也此傳便文耳猶述石稽日陳桓公方有
寵於王史記仲尼弟子傳子羔日出公去矣

當可納

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休日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
故卑之日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
甚鄭君釋之日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旨仇
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
復識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爾此自正義
不相反也當謂讐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納之遲晚又不

能全保讐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補曰此范之誤傳釋經不誤也齊變者謂是時齊人已歸迎小白即上傳揄盟是也當可納而不納以致齊變變而後伐取敗之道故下文直書敗續不復爲諱又所以惡內也上惡內謂盟不書日微見惡意此惡內謂戰不諱敗明著惡文皆惡其當可納而不納其義一也當可納而不納與復讐義不相涉所以然者魯所讐齊襄也襄已殺死何讐之有子糾小白據左傳管子史記本傳之子襄之弟即以爲襄子而讐子亦不爲讐罰不及禍怒不可遷是時而猶言復讐此公羊復百世之讐之妄論非君子意也鄭說未爲詳備而委曲推究大僘得之范氏讐無時而可過之言猶襲用公羊諱宜多誤矣若然魯與齊已不可以讐言而後文如齊親迎夫人姜氏入又爲不可者夫人所以崇宗廟妃匹之愛謂之親膚故讐人之女子子姊妹皆不可以爲魯夫人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程子曰春秋窮理之要也張子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今於穀梁此年兩傳取黃犀之意而暢之應不謬於義理

齊小白入于齊

補曰不月者疏以爲與公伐齊同時旣伐例不月故小白亦不月文烝案傳云先入

入不後於伐也故以伐爲主何休曰移惡于魯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以惡曰入補曰以惡卽內弗受之例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亾子糾奔魯小白奔莒補曰本左傳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補曰糾與小白皆僖公庶子而糾爲長襄無嗣子立庶弟宜立長者故齊人迎糾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補曰齊變而後魯納糾時小白已入左傳亦云自莒先入也孔穎達申杜曰伐齊納糾糾始行卽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補曰僖十七年傳曰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諸公子爭立國亂故危之補曰魯師雖在齊猶有人會其葬故史書之不以襄之失德削史文者賊已討以討賊爲重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乾時齊地

補曰杜預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范言内卑者非也案左氏公羊穀者公也此無諱文不言公合承上伐齊可知孫覺趙鵬飛程端學趙汸得之劉知幾謂仲尼書務於寡事春秋貴於省文趙匡謂春秋省辭以從簡孫氏亦謂春秋之法文從簡易文悉以爲聘禮記言辭多則史論語言文勝質則史君子將春秋變乎史矣客言及者由内及之不直言師敗績者文承齊師故言我以相别與我入隙同皆屬文之宜也不致者此若惡内文雖納正亦惡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補曰此本公羊也何休曰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文烝案齊稱人者略之從衆辭例不地亦略之不日者賓未成君外不言取補曰不以外取於內也宜元年昭二十五年傳皆曰內不言取其意一也不言取者經例因史例也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補曰凡取皆易辭傳因以明通例左氏公羊例皆同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猶言自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言魯不能救護也補曰是彼之子糾直從內取而殺之若取物然此所以爲病內公羊謂脅我使我殺之左傳以爲鮑叔帥師來言是也此非韓穿來言

之比故不得書矣劉敞曰內私人之國而奪焉外敗人之師而脅焉是取其子糾殺之而已矣葉夢得曰此子路子貢所謂桓公殺公子糾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衛人殺祝吁齊人殺無知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齊取子糾殺之楚誘蔡侯般殺之蔡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

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補曰藏隱死罪或云猶言內外傳言逃死

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補曰言大國不如小邑

以公為病矣補曰七句又中病內意

冬浚洙補曰杜預釋例曰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沂水下合泗

浚洙者深洙也補曰公羊訓同毛詩傳浚深也爾雅作濬說文作睿濬謂鑿深通之為阻固

著力不足也長齊難補曰注本公羊也何休曰洙在魯北齊所由來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

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不鮑曰而戰以詐相襲補曰疑戰猶公羊言詐戰疑詐同意何休曰詐卒也齊人語蓋誤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謂勝在內補曰言敗則亦戰也詐戰非戰而謂之敗者勝在內舉其勝者言之非是

成敗之也凡敗師不日者皆非成敗之辭發例於內其
餘亦無所不通不致者凡敗某師之屬皆不致克敵而
反無危
故也

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補曰舊史侵皆月君子略之乃深其怨
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補曰惡之而謹月郎
往月危往之例疏曰舊說以爲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
公侵之若此則何惡也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爲宿侵宋
傳無其文是舊說妄交
烝案不致者惡事也

三月宋人遷宿補曰月者例也遷者遷之者皆同例惟許爲變例疏曰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略之
如邑也遷紀不月者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案疏
論許遷是也論遷紀非也紀不入諸遷例前辨之
遷亾辭也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亾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補曰公羊引子沈子曰益因而臣之杜
預以爲強遷之而取其地也案書堯典竄三苗于三危
亦作粲三苗皐陶謨謂何遷乎有苗書序成王東伐淮
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葉
夢得引此爲與成王二遷以爲遷者但徙其地孔傳言

滅奄而從之者誤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亦存其君長而從之但諸侯所不得爲故見譏焉又謂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有滅無遷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直遷尤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苗與奄亦不爲也

其不地宿不復見也國亡不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殺其君滅其宗廟社稷就而有之不遷其民補曰葉夢得曰以遷人爲罪義不在地也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補曰未失國家故復見復見故地遷者較遷之者爲愈也傳總明遷有二例疏曰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發文以示義非正例故不發之遷陽不發從此省文也遷有二種傳文三起例此是亡辭之始邢是復國之初許獨自不月故三發之也范略例云凡遷有卜亡遷三遷紀遷宿遷陽是也好遷七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蔡遷州來許遷葉夷白羽容城是也文烝案范例及疏并言遷紀非也諸遷外如衛遷于楚丘以不與專封不書杞遷于緣陵又遷于淳于以其皆言城略而不書邾遷于繹晉遷于新田楚遷于鄀事皆無危史本不書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補曰月者為下敗宋次止也畏我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補曰孔廣森曰左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此詐戰不日之證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補曰疑戰勝內重發傳者二師大而敗一師嫌有異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莘蔡地補曰獻武蔡哀侯也不書日與雖甫異者疑戰也○撰異曰武本亦作舞左氏公羊作舞案周禮射有興武馬融云與舞同荊者楚也補曰荊以州言楚以國言詩商頌謂之荊楚何謂之荊狄之也補曰狄之故不欲言其國名略以州舉此傳與後十四年傳以互相備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補曰公羊傳四年傳亦言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漢書賈捐之謂其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今考殷之中興武丁伐荊楚周之中興宣王征荊蠻是

後王先叛之事以二代同有此患故言必也陳奐曰楚
當夷厲之際其國漸大侵犯中國故宣王中興既命方
叔南征又從封申伯於謝邑以禦南方其事皆在初年
至宣王之末當楚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啟辟山林其
喪南國之歸已蓺見於國語幽王荒廢荊叛不至漸漸
之石是以爲剌平王東遷楚患尤甚申甫輿許並勞屯
戊魯桓之世楚已稱王漢陽諸姬蠶食殆盡矣○李光
地曰學者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求其國史而作春秋
誤也如果夫子參宋晉乘楚檮杌而備春秋楚文以上
晉獻以前兼井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章夫子何用隱
之而沒其本乎荊於是始書始通也秦晉以督晚出之
吳越凡其入經之先後皆然也推此例則有赴告而後
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
有治故而遺其以闕見穀所因故事又有革舊而審且
信也文烝案左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
師出滅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
於策又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賊禍不告亦不書此自
是史氏相承確鑿有據之言杜預以爲周公之垂法史
書之舊章蓋近之矣穀梁雖無明文而近不失崩一條
正周有赴告之證即公羊亦云卒赴而葬不告觀於崩
卒則他事亦可推也啖助乃謂公羊穀梁不知有不告
則不書之義左氏舊解皆言從告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此其所見卓絕以論左氏則可以論公羊穀梁則未可學者治穀梁當以李氏此條及僖三十二年徐邈注為定

蔡侯何以名也

據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不名

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

補曰公羊與此同何休曰獲得也戰而為敵所得文烝案戰既無勇敗又不死未能奔亾乃見俘獲可絕之道何氏又曰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

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敗晉師補曰經例夷狄敗中國言敗復言戰不直言敗與中國相敗者同文猶外敗內之直言戰也

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

補曰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蔡侯及荆戰于莘而後言蔡師敗績蔡侯既能戰何以見獲乎夫蔡侯所與戰者夷狄也非晉與秦比也蔡侯君也非齊國書比也言敗雖見衆力之盡言戰實彰君賤之虜是其恥彌深於文不可也

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

補曰釋解也解釋之者為中國殺恥上二句反言此正言

以歸猶愈乎執也

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補曰重發傳者獲諸侯與王臣異也執即獲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曰其名失國也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名惡也然則出奔書名有二義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他皆放此補曰爾雅曰滅盡也又曰絕也何休曰取其國曰滅注解不言出杜預用公羊文也葉夢得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周公而後可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交相滅之道也鄭玉曰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齊桓殺糾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不義矣月者何休以爲惡不死位文烝案月自爲滅兼施於奔說見昭三十年誠不日例在後十三年傳舊史滅皆具月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譚說文邑部作郚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魯地

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

補曰重發傳者敗管前有伐宋文嫌此與異也

其日成敗之也

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

之道故曰成也補曰伯禽之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是
古者戰必結日結日者得正故日之以成其敗之之事
公羊謂之偏戰者也此爲內言敗
師者發例亦還於外惟彼爲變例
宋萬之獲也補曰獲
宋萬不
書者卑者不志又內不
言獲左傳在乘丘之役

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補曰不書者經
例因史例也
王者之後

也補曰魯史爲殷之後記災而經仍之也孔子
亦殷人則襄九年傳云故宋是也於彼論之
高下有

水災曰大水補曰疏曰重發傳者
嫌外災與內異也

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補曰此猶外相如以過我書
公羊同何休曰明當有送迎
之禮左傳謂齊侯
來逆共姬非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紀邑也紀季所用
入于齊者紀國既滅
故歸酅補曰何休
日月者恩錄之
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
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齊滅紀不
言滅而言大去者義有

所見爾則國滅也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且非大歸也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闇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補曰傳曰歸者歸其所也紀國既滅而酅為齊附庸猶立五廟是得其所家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文烝案喜而言歸者經順魯而喜之也言歸不嫌若嫁者上繫紀前有以酅文也注來歸三句本杜預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捷宋閔公○撰異曰捷公羊作接徐彥公羊疏曰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是也案今穀梁不作接爾雅曰接捷也二字通用宋萬宋之卑者也補曰南宮萬非命大夫卑者以國氏補曰此發通例明同於隱元年稱人之例皆為卑者也不目言者稱人不可不目言者直以國氏其賓一也前發稱人之例與內不之直書其事者並言而曹莒諸小國無大夫者雖大夫亦稱人足知其亦是卑之卽楚之先亦足兼見也此發以國氏之例乃與內之不氏相當而曹甚諸小國雖大夫亦以國氏知亦卑之卽楚及吳皆足兼見也惟公子公孫弒君纂國其以國氏則

爲嫌文不入此例

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并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弑補曰仇牧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不畏彊禦也疏曰復發傳者孔父先君死發傳以明閑此則後君死故又發傳文烝衆孔父爲司馬仇牧不知何官要以從晉荀息之例則不從四殺大夫不稱名姓之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補曰疏曰無知既經三月齊人得殺之故書時文烝衆左氏載續經三年事外大夫奔者八而哀十四年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十五年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十六年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四者皆月則知舊史外大夫奔多以月爲例君子恐改從時例而閑以仍舊文存月者爲變例也據左傳萬亦卒見討不書殺萬者或史本無之或經欲別於失嫌之文既不書殺故亦不書葬或者葬在殺萬前雖書殺萬亦不追書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撰

巽曰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

是齊侯宋公也

補曰齊桓初行伯事足明親來宋亦大國禦說新立明亦身在會陳蔡邾君蓋亦親至傳不言者略之左傳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孔穎達以爲新君位未定齊爲會以安定之孔說是也

其曰人何也始疑之

補曰疑齊也疑者謂春秋之文也下傳曰信齊侯也二十七年傳曰信之也疑之信之皆謂春秋之文此卽十六年傳所謂外疑之

何疑焉

桓非受命之伯也

補曰非受王命爲侯伯也伯者長也蓋卽古所謂二伯其在內曰王官伯在外則曰侯伯矣戰國策先生王斗曰先君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援籍立爲大伯立爲大伯者謂二十七年賜齊侯命旣曰大伯明是以二伯準之卽知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亦不異也讀伯長言之曰霸白虎通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其釋霸是也其曰方伯蓋非也案王制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此曲禮所謂牧左傳所謂侯牧周禮八命作牧是也又有二伯分天下爲左行此曲禮左傳所謂伯左傳又稱侯伯王官伯周禮九命作伯是也公羊每言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似以方伯爲侯伯詩韓奕因以其伯毛傳謂韓侯受命爲侯伯又似以侯伯爲方伯楚辭天問言伯昌號衰兼鞭作牧亦似以牧爲二伯之伯名稱通借所未審矣詩旄

上序云責衛伯其下文明言方伯而鄭箋乃謂周之割
使伯佐牧以爲方伯者州牧也牧之下又有州伯二人
佐之則衛宣公爲之也下泉有郇伯序所謂思明王賢
伯故傳謂二伯而箋亦爲州伯如鄭所云更滋殽亂

將以事授之者也

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補
曰注非也此謂春秋將以伯事授桓
也此年將以伯事授之二十七年迭以諸侯授之此言
授伯事彼言授諸侯其意一也齊桓晉文春秋所重故
繁露言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而孟子亦
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是春秋之志也楊子法言曰聖人
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堯有天下畢大綱命舜禹夏殷
周屬其子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堯親九族協
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
秋之時齊晉實子不膠者卓矣崔寔政論曰孔子作春
秋衰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
達權救徼之理楊崔所論最合經旨足與曾子子石孟
子之諸相爲發明者也孟子他日又言以力假仁者霸
五霸假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謂之小補此則論語小
管仲之意亦即僖二年傳仁不勝道之意乃義理之極
至述作之指歸而不害其爲與桓文也蘇洵作春秋論
謂夫子託周公之國以假天子之權蓋曰有周公之心
而後可行桓文之事斯言盡之矣若夫孟子言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荀卿董仲舒亦言仲尼之門五尺之
豎子言羞稱五伯孟子又言不為管仲言以齊王猶反
手言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與夫司馬遷列傳劉向新
序言管仲能霸不能王故孔子小之凡此亞聖之權辨
後儒之推說也夫桓文之事備載於經論語稱之不必
無道而羞稱也管仲尊周室豈宜以齊王夫子小其德
非以霸小之至孟子則其時有異故夫子為東周謂行
周於魯孟子王齊梁則謂代屈而王而論管仲亦異也
大藏禮孔子三朝記言周昌霸諸侯以佐紂以文王為
西伯故謂之霸猶共工氏之霸九州但其繼世遂王天
下而德又與五霸異以位則霸以德則王猶後儒論漢
與唐以位則王以德則霸此非王霸正解也文叅昔年
十四時先君子誨以孟子各條之義謹述遺意因而詳
之傳衆說共貫焉○揔之謂春秋尊王而亦與霸可也
謂春秋貴王賤霸亦可也尊王而亦與霸者以位言之
王霸也故孫復李覩司馬光既以霸為伯則謂王霸無
二道也貴王賤霸者以德言之王霸也故孟子荀卿董
仲舒皆以為霸劣於王而漢孝宣言漢家本以霸王道
雜之也宣帝習穀梁家言可與傳相證矣

曰可矣乎未乎

邵曰疑齊桓雖非受命之伯諸侯推
之便可以為伯乎未也補日曰者目經意也此注穀下
十六年注為勝彼注解此文謂諸侯之意此注謂春秋

之文此注是也春秋於此文以爲可以**舉人衆之辭也**事授之乎未可以事授之乎是之謂疑稱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補曰注言衆授非也其首句亦不了上言稱人爲疑又釋疑意而稱人所以得爲疑者其理未顯故復言稱人者衆辭齊侯從衆辭則隱其爲伯之迹宋陳蔡邾之君從衆辭則不爲從伯之文故得爲疑也左氏公羊之經皆言齊侯一疑字之譌而精義泯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補曰發例以包譚也國語曰單譚遂而不有葉夢得以爲妄李廉以爲誇大桓公之辭凡國滅不言其君者公羊曰國滅君死之正也何休謂舉滅國爲重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地**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劌之盟經傳無文蓋有信者也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補曰范意以公羊要劫之說爲可據而非爲請所侵汶陽田要劫也案荀子稱桓公劫于魯莊此要劫之證戰

國策履言曹沬劫桓公而魯連燕太子丹皆言反地此又因請田要劫之證公羊蓋得之劇或作洙者王當云聲之誤

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補曰此發桓盟之例以申上句意與公羊同謹日所以明信大信則不假謹之二幽洛姑貫首戴寧毋洮牡丘八盟皆書月此及召陵但書時者此有要劫之事召陵楚來受盟故略而異之要同以不日為義不致者雖會也又桓會皆不致明安之例在後二十七年傳○五經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從周禮說文杰案公羊分別國家以為國可家不可故許氏但就國君之事折之周禮說與國君之事亦不合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補曰程子曰將卑師少曰某人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讓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胡安國曰蓋齊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李廉據

須特異其文矣語云名生於不足是之謂乎

不言公

補曰鞻柯盟言公

外內寮一疑之也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釁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爲寮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公遂伯齊侯補曰疏曰傳解謂會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之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推尋范注必不得爾范意外內寮者諸侯之國或還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一者同一也文悉案范注非也傳解是也遠近之國皆爲外不得言內傳言外內寮者外謂宋陳蔡鄭內謂魯其於齊皆寮也春秋之文外則北杏稱人一疑之內則此不言公一疑之傳以內之一疑解經不言公因蒙北杏并言之明外內之文相準也柯爲離會齊無爲伯之事鄭是大夫會故皆無所謂疑與此異也外內寮一疑之文意與成十二年上下一見之正同至於當時外內諸侯之疑齊與否內與齊之存昔釁皆無須論范於北杏傳此疑傳皆誤解

鄭子克卒

補曰即儀父

其曰子進之也

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補曰平是爵命於周則進矣經因其進而進之杜預曰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賈服說以爲北杏之會時巳得王命案鄭卒無

不名者邾近魯情最親故雖小國皆以名錄觀於邾而宿男薛伯杞子秦伯之不名者明史以其疏遠而略之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其附庸新進略之不葬者或魯不會或亦是史略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撰異曰詹公羊作贍下同人者眾辭也補曰實是齊侯以眾辭稱人明此非貶以人執與之辭也與合得執補曰眾辭者與之之辭與其執有罪也昭八年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與此問意皆發明諸以眾辭稱人之例交互相備鄭詹鄭之卑者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有罪去氏也知非有罪去氏者外大夫身有罪例不去氏祭仲之類是也究所以去氏者為貶鄭伯也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以其逃來志之也補曰主為逃來志逃來則何志焉補曰但當志逃來何并志執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末謂逃來補曰本謂執錄執方可言自齊逃來鄭詹鄭之佞人也補曰說文曰佞巧謟高材也國語注曰偽善為佞爾雅壬佞也公羊謂詹為甚佞猶書言孔壬矣但謂微者言執書甚佞也直以佞故志執與傳意小異一

夏齊人殲于遂補曰劉晛論汲冢竹書紀年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後人案春秋經傳而爲之文烝案劉謂此經是新意蓋得之其說棄師則非也竹書棄師之文出瑣語晉春秋其父所著史通明言之晛并以爲紀年亦其疏也○撰異曰殲公羊作瀸殲者盡也補曰盡殺也爾雅同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補曰言遂人盡齊人者以遂主其事在遂之辭也言齊人盡于遂者以齊主其事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補曰雖不以遂主事而遂文自在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存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補曰戍守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補曰因氏遂大夫杜預曰遂之彊宗此謂狎敵也狎猶輕也補曰傳因齊事論其理劉敞孫覺譏之非也許翰曰齊師滅譚譚子奔以其君不誅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其民不歸也孟子謂術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胡安國曰包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足爲强而不義之戒

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齊稱人以執是執有罪也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補曰此爲凡書逃者發例其言來則從接公之例蓋齊惡詹佞而執之公說而受之黨公既受之故卑者得志矣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夫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遠佞人公羊義可通也來於先言來此後言來者葉夢得曰奔以適我爲志逃以舍彼爲志也歸入言自者有奉之辭承執稱逃則不嫌有奉

冬多麋京房易傳曰厥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補曰易傳又曰賓遂泥厥咎國多麋此以爲溺愛淫女也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牧獸之淫者也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左氏劉歆說以爲毛蟲之孽爲災杜預曰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案春秋諸記異如蛾蜚雨螽之類左傳皆謂之災也疏曰魯之常徵是跛偏多故書多也螟蝨不言多者螟蝨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補曰

與正朔晦日旣朔告異文足明其爲夜食其實夜食亦朔也閎以夜半爲朔夜半後爲雞鳴爲平旦爲日出下言朝日朝前明是日出後見而知之史因書於蔡也日出以前遁爲夜故日夜食**何以知其夜食也**補曰謂史何所據**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補曰疏曰魯事而輒言王者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注引王制者乃禮記玉藻文文烝來東門之外者東郊也元冕者每月朔朝日之服其正月則異大戴禮四代孔子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孔廣森以爲盛服者袞冕國語所謂大采朝日東堂者明堂東門之堂迎日東郊反而禮日東堂也依書傳略說在夏正之朔郊此三月矣**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閎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補曰朔朔者北面朝受天子所班朔政謂以每月朔受之於禰廟經書視朔是也朝日明日尊也朝朔明天子長也疏曰朝日朝朔禮異皆早旦行事而非夜有虧

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箋發之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文孫案徐張非但與范異乃於傳外自爲說范引鄭言屬前月晦是謂在夜半以前則日出安得尚有虧傷之虛吳萊又以後世事況之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閒閒猶故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安得不曰夜食乎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夜亦是夜食吳氏於事類頗近亦非傳意也唯漢書五行志說此曰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斯則事核而義得矣日食而出出而解較所謂虧傷未復語意尤明

夏公追戎于濟西補曰何休曰以兵逐之曰追追例時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補曰據追齊師言侵西鄙狄侵我言侵西鄙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故若人竟望風退走補曰言追伐可知矣所追爲戎追者爲公故略文以示義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言戎遠來至濟西必大自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補曰注非也濟西猶言河陽不限於地名故爲大濟西大公猶河陽大天子

也大公者惟戎之辭大天子者君臣之辭傳言何大焉爲公之追之者戎以公追爲交必言齊西以大之公自追戎而但錄其地名如追齊師至巂云者以爲不可也不言伐某鄙不言地名不言至言于皆以我故也不致者竟內兵也，

秋有蜮

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補曰不識漢書五行志引作不試顏師古曰試用也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其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莊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或纂弒之禍莊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賓異曰蠆本亦作蜮陸淳纂例曰三傳皆然

一有一亡曰有

補曰疏後一說一有一亡者謂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文黍桑一猶或也王制稱一物一祇爾雅泉一見一否夏小正傳一則在本一則任未義皆爲或也傳言一有一亡者四亡皆不作無疑穆字振水之等非其舊矣徐彥曰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蜮射人者也

蜮短狐也蓋含沙射人補曰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

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側如疥左傳及詩正義與此蟲同毛傳說文皆曰短狐也說文又曰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音義曰本草謂之射工左傳音義同詩音義曰俗呼之水弩陸璣前一說徐彥引草木志同後一說范所用服虔說左傳亦同以爲偏身濩濩或或故爲災也五行志狐作弧左傳音義曰弧又作狐

冬十月

大千五百八十七字
小■三千百卌五字
眉注七字

莊閔補注六 終